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顾明道卷

奈何天

顾明道◎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顧明道卷
奈何天
顧明道著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顾明道卷

奈何天

顾明道◎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奈何天 / 顾明道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5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顾明道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94 - 4

I. ①奈…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1220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0 字数: 44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顾明道和他的小说（代序）

张赣生

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能与“南向北赵”并称的武侠小说作家只有顾明道。

顾明道（1897—1944），原名景程，江苏苏州人。他八岁丧父，自幼体弱，上学时膝部患骨结核（中医所谓骨癆）致残，行动依赖拄拐。他毕业于教会所办的振声中学，因学习成绩优秀，即留在该校任教，并受洗为基督教徒。1922年，范烟桥移居苏州，范氏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曾与友人组织“同南社”，诗酒唱和；这时又于七夕会同赵眠云、郑逸梅、顾明道等九人组织“星社”，以文会友。顾氏由此结识了一批文友，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大体未超出这个小团体的范围。顾明道因一直希望医好腿疾，所以结婚较迟，抗战爆发后，他和母亲、妻子全家移居上海，苏州的家产毁于战火，从此落入贫病交加的处境中。他一生以教书为业，战前一直在苏州振声中学执教，迁居上海后一面写作，一面仍自办补习学校，招生授课，直至肺结核把他折磨得卧床不起才停办。病重时生活无着落，全靠朋友周济，终年只有四十八岁，身后凄凉。

了解了顾明道一生的经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他的小说。

从顾明道一生经历来看，腿残、留校执教、参加星社，这三件事深刻影响着他一生的文学事业。民国初年的上海，盛行哀情小说，即文学史上称之为“淫啼浪哭”的时期。1912年，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在《民权报》同时连载，随即又连载李定夷的《贾玉怨》，流风所被，一片哀音。顾明道就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开始试

写小说，那时他只有十七岁，尚未成年。他的处女作是短篇言情小说，发表在高剑华主编的《眉语》月刊上，这是一份以知识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刊物，脂粉气很重，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阐明办刊宗旨的《宣言》，其中说：“花前扑蝶宜于春；槛畔招凉宜于夏；倚帷望月宜于秋；围炉品茗宜于冬。璇闺姐妹以职业之暇，聚钗光鬓影能及时行乐者，亦解人也。然而踏青纳凉赏月话雪，寂寂相对，是亦不可以无伴。本社乃集多数才媛，辑此杂志，而以许啸天君夫人高剑华女士主笔政。锦心绣口，句香意雅，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谏诤微讽，潜移转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每当月子弯时，是本杂志诞生之期，爰名之曰《眉语》，亦雅人韵士花前月下之良伴也。”看了这篇《宣言》，读者当能了解此刊物的性质。顾明道在1914年左右开始写小说时，选中这样一个刊物投稿，也就表明顾氏本人的性格难免有些多愁善感的脂粉气。

我指出顾氏性格中的脂粉气，因为这决定着他文学作品的基调，丝毫也没有嘲讽顾氏之意，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他的性格，这没有什么可嘲讽的，我们要研究的只是事实。郑逸梅在《悼顾明道兄》一文中提到两件事，其一为：“明道最初的作品，刊登在许啸天所辑的《眉语》杂志上，该杂志多载女作家的文字，他就化名梅倩女史，撰着短篇小说。有一位读者，是登徒子之流，写信追求他，缱绻缠绵，大有甘伺眼波之意。明道接到了信，大笑之下，用梅倩具名答复他。那个登徒子欣喜欲狂，寄给他一帧照片，请他交换‘芳影’，并约他会晤某园。明道到这时，才用真姓名自行揭破。这一段趣史，明道时常讲给人听的。”其二为：“《江上流莺》稿成，我曾为他写一小序，有云：‘江山摇落，风雨鸡鸣，我侪丁斯乱世，应变无方，干禄乏术，臣朔饥欲死，乃不得不乞灵于不律，红茧纒愁，绿蕉写恨，借以博稿资而活妻孥。社友顾子明道固与予相怜同病者也。’明道读了，亦为之感喟百端，不能自己。”当时正值日寇侵华，人民生活困苦，对此局面“感喟百端”也是情理中的事，我们不必咬文嚼字，过分挑剔；但达到“不能自己”的程度，就难免少些丈夫气了。以上两件事都可证明顾氏确有些多愁善感的脂粉气。

顾明道养成这样一种性格，固然与前述民初上海文坛的时尚有关，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唯其如此才配称为“才子”，少了贾宝玉味道就被视为粗俗；但是就顾氏本身的内因而言，腿残对他心理上的影响，恐也不容忽视。肢体的残疾不仅影响着顾明道的性格，也限制着他的行动。郑逸梅《悼顾明道兄》一文说：“这时他在吴门振声中学担任教务，因不良于行，往返不便，所以他住在校中。”顾氏是一位多半生未离他那中学小天地的人，缺少广泛的社会生活经历，在这方面，他既不能与同时的“南向北赵”相比，更不能与后来的“北派四大家”同日而语。对于这样一位学生出身，生活面狭窄，又多愁善感的作家来说，写言情小说自然是最方便的，他可以坐在家里凭自己的情感体验来打动读者，只要情感诚挚，哪怕写的只是他个人的小天地，也总会有其可取之处。但自向恺然《江湖奇侠传》引起轰动之后，报刊编者和出版商均热心于武侠一途，顾明道为适应这一潮流，便也改弦易辙，于1923年至1924年在《侦探世界》杂志发表武侠小说。1929年，他由杭返苏，途经上海，与当时主编《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星社文友严独鹤相会，恰逢《快活林》需要连载长篇武侠小说，严约顾撰写，这就促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荒江女侠》的问世。

《荒江女侠》刊出后竟大受欢迎，同年冬，上海三星图书局向新闻报馆购买版权出版单行本，至1930年8月已翻印四版，1934年11月更达到十四版，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销行数。可见其轰动的程度。由于此书畅销，顾氏也就续写下去，共出版了六集，并被友联公司改编为十三集连续影片，上海大舞台、更新舞台也改编为京剧连台本戏，风靡一时，大有凌驾《江湖奇侠传》之上的势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出人意料的效果，今天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当时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是“南向北赵”的作品，向恺然连缀民间传说，自有其吸引人的一面，但却少了点爱情纠葛、哀感顽艳；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据说原有不少狎嫖的描写，因而触犯禁例，出版时经过删削。顾明道于此际把武侠、恋爱、探险等成分捏在一起，就给读者一种新鲜感，满足了十里洋场那特定读者群追求新奇、热闹的要求，正如严独鹤在《荒江女侠序》中所说：“以武侠为经，以儿女情事为纬，铁马金戈之中，时有脂香粉

腻之致，能使读者时时转换眼光，而不假非僻之途，不赘芜秽之词。是以爱读者驰函交誉。”

顾明道用以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办法是写“冒险”，他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曾在《侦探世界》中作《秘密之国》《海盗之王》《海岛鏖兵记》诸篇，皆写我国同胞冒险海洋之事，与外人坚拒，为祖国争光者。余又著有《金龙山下》一篇，可万余言，则完全为理想之武侠小说也，刊入《联益之友》旬刊中。又曾写《黄袍国王》长篇说部，记叙郑昭王暹罗之事，曾刊《大上海报》，后该报停版，余亦中止，他日拟出单行本以飨读者矣。又新著《龙山争王记》，则方刊于《湖心》周刊中，该刊为西湖小说研究社出版者也。曩年余为《新闻报·快活林》撰《荒江女侠》初续集，尚得读者欢迎，今由三星书局出单行本，三集亦在付梓中矣；又为《小日报》撰《海上英雄》初续集，则以郑成功起义海上之事为经，以海岛英雄为纬，以上两种皆由友联公司摄制影片。又尝作《草莽奇人传》，则以台湾之割让，与庚子之乱为背景也。”（转引自郑逸梅《悼顾明道兄》）所谓“冒险体”或“理想小说”，显然是接受了西方的小说观念，是指类似斯蒂文生《宝岛》或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体裁，譬如他所著的《怪侠》，写一个身负绝技的革命者，失败后率党徒逃亡海外，去非洲探险，与当地土著争斗，称雄异域，即是一例。

就顾氏的为人来说，他是一个正直、爱国的书生。“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顾氏写了《国难家仇》《为谁牺牲》等小说，表示了他作为中国人的同仇敌忾之心。顾氏一生写过五十多部小说，以武侠和言情为主，也有社会、历史、侦探等作，他临终前，春明书店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江南花雨》，这本小说具有自述的性质。

自序

《奈何天》何为而作也？当数年前，余应《新闻报》馆之约，握管写此说部时，正值江南兵燹之后，经济衰少，农村歉荒，市廛凋敝，社会机隍，一班少年彷徨于十字街头，出路狭隘，难展鹏程，其一种苦闷烦懣之状，耳闻目击，怒焉伤之，盖实有不能已于言者焉。

某生少年志高，头脑清新，学问亦有根底，尝从余学古文，既而研究社会学，思想转变，弃其向日之旧文艺，而有新信心，与社会奋斗。顾所如辄左，未得枝栖，遑论施展其所学乎？亦尝一度经余之介，供职某处，顾以新旧思想冲突，不满于当事者之所为，愤而辞职，人皆非之，而某生不顾也。又尝一度搦管城子，以从事于投稿生涯，然亦郁郁不得志，文坛上无籍籍名。其后又轰笔而欲投入政治舞台，初亦不过为一摇旗呐喊之小卒而已。

二十六年军兴以后，某生即束装迺赴故乡，至今闻尚置身于艰艰之中焉。其初余尝惜其才，愍其志，颇欲助其有成。然我一介穷儒，何能为力？心有所感，遂借其影事以为余之小说，亦所以为一班穷途偃蹇、怀才不遇、突围无力、有志难成之少年，作同情之呼吁耳！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俗谚也，然可以证明两地居民生活之优裕为何如。世代书香，簪缨门第，一班富豪大族，固甚伙颐。然时代之变迁，社会经济之影响，往日繁华之梦，岌岌有不能持续者，比比然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盛极而衰，难逃天演之例。故吾书中所述之陈家，足以代表一班富贵阶级之崩溃，实有其事，且亦

尝亲闻之也。杜少陵有《哀王孙》一诗，读之凄怆满怀，时至今日，彼金张门第中人，填身沟壑中者，亦复不少。大时代之动荡，适足以扫除此辈寄生之蠹。呜呼！其亦可以猛省矣！

小说虽空中楼阁，然言为心声，心有所感，乃有斯言，特不能平铺直叙，为新闻式之报告，以取厌于读者。故推衍之，排比之，连缀之，描摹之，以求其有结构而成一书。至于是否能尽艺术上之能事，余才短，不敢以此自满。窃恐雕虫小技，贻讥于大雅耳！唯敢为读者告，书中大我与玉雪，虽无其人，实有其影。即歌女阿梅，亦非尽子虚耳！读吾书者，其能由此而窥见社会之一隅乎？非所敢知己。

当拙作在《新闻报》排日刊登时，当有人致函于余，欲写大我于死地者，而亦有不忍煮鹤焚琴，冀玉雪于不死者。各人之观感不同，于此可见。特余以为圣人云：“所恶有甚于死者。”玉雪至此地步，亦不得不死矣！临终前之忏悔，亦可洗其罪过，死后之玉雪，反较苟活人世为愈也。至于大我之坎坷不遇，身世可怜，世间固亦有侘傺以死，英才埋没者。然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旨哉言乎？吾人虽有立志，然必先遇险阻艰难，奋其全力以克胜之，然后盘根错节，终底于成。故孟子又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然则向日之忧患，非玉成其人者乎？故大我之经历困难险厄，卒得脱颖而出者，此亦非偶然之事也。古人又云：“天定固能胜人，人定亦能胜天。”西谚云：“天助自助者。”有志之士可以兴矣！

今者国华影业公司已撮此书情节，摄为电影，而春明书店亦付梓出单行本，以飨读者。余为重校一过。心灵上不无有二种怅触。斗室孤灯，劳神苦虑，寄迹春申，条逾四年，身受目睹，何一非不如意事？然则余亦日处《奈何天》中耳！安得有一日否尽泰来、拨云翳而重臻佳境？则读吾书者其亦可以皆大欢喜也已！

中华民国三十年双十节后一日

吴门顾明道序于沪滨寄庐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回 明月清风何来妙侣 阳春白雪竟遇知音	1
第二回 养晦乡间戎余重罹劫 寄人篱下岁暮更多愁	13
第三回 刳骨镂心沉沉著作梦 回肠荡气咄咄奈何天	30
第四回 残肴剩羹一餐看白眼 香车宝马三笑遭红粉	47
第五回 亭边得妙物偶惹情魔 客里谋枝栖初看市侩	67
第六回 佳节天伦欢雏儿捉月 新声稚口试倩影窥窗	90
第七回 初试大才超超元箸 偶亲芳泽娓娓清谈	103
第八回 小巷访歌娃柔情微逗 权门求老友故谊尽忘	119
第九回 偷得冠军虚心请益 送来晚点盛气责人	136
第十回 心有灵犀伊人可念 家无儋石末路自沉	149

第十一回	妙舞惊仙姿芳名炙口 清游携粲者艳福妒人	169
第十二回	天上人间新声和雅集 灯前月下絮语度黄昏	185
第十三回	少妇情深风波因手帕 慈亲念切星火急家书	205
第十四回	湖上重游温馨堪有忆 家中独酌冷酷太无情	223
第十五回	偶发豪情试骑多妩媚 横生蜚语卧病倍凄凉	245
第十六回	温语足忘忧偷看艳影 浮云能蔽月郁结愁肠	262
第十七回	追昔抚今观图兴感 回肠荡气临别赠言	279
第十八回	负气走他乡难逢好友 投身谋出路枉掷金钱	294
第十九回	酒楼同买醉欲霸文坛 寒夜不成眠忽惊缇骑	309
第二十回	出狱赋卜居囊空就质 登门求啖饭计尽而归	324
第二十一回	因病废三餐何能勿药 为君歌一曲未免有情	343
第二十二回	游子疑怀彷徨避席 美人青睐慷慨分金	368
第二十三回	路绝蓝桥校中为隐士 人如黄鹤纸上招名姝	387
第二十四回	旧地重来春愁黯黯 小楼一吻此恨绵绵	410

第一回

明月清风何来妙侣 阳春白雪竟遇知音

天空中有一丝雨丝轻漾着的白云，淡妆素雅的月姊，泻下她皎洁的月光，照在这个幽静多美的湖上，变成一片银色。微风吹动了水面，又似一绺一绺的银鳞，此时西子正蒙着轻纱白衣，在这轻灵的夜色中，现出她美丽的面目来。露挹清辉，四野轻风，树分凉影波光泛滟，四面众山静绕，又如千百美人临镜梳头，别成奇观。平湖秋月前的两株老柳被烟月笼着，微黄的柳条，飘拂在水边，虽已不是张绪当年，风姿濯濯，而半老徐娘立在秋风里，尚有一些媚态。

树下站着一个少年，他头上尚覆着一顶草帽，月光下只露出了他脸的下半部，身上披着一件半新旧的白罗长衫，足下踏着一双白帆布的鞋子，反负着双手，仰首看着天上的素月，低头瞧着湖上的波光，远远睹着环绕湖上的青山，静静地隐着它们的影儿，好似都睡着了，又好似被拥抱在月姊的一双白臂膀中间了。耳边又听得背后草地里秋虫唧唧的声音，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在那里奏着失恋的挽歌，或是唱着悲秋的曲调，一阵微微的秋风吹到他身上。

此时的他，正是静静地立着，被这月色波光沉浸着，醉了醉了。当着这个微妙清艳的夜景，他的一颗心也已如醉如痴地融化在西湖姊姊的怀中了，又好似他已跳出了本来的环境。在这个一刹那的环境中，享受着一种大自然的安慰，醉了醉了。可是这一阵微风吹来，虽然是微微的，而在夜间的湖上，正当新秋，已含着大大的凉意，所以他陡然觉得

身上一凉，从沉醉中醒过来，看看自己身上满披着月光，一个瘦长的影子倒映在右面地上，他口里不觉微吟道：“百顷西湖一明月，此身已在广寒宫。”又自言自语地说道：

“今夜的月色好极了，我哪里能够长对着明月，长伴着这美丽的西子湖过此一生呢？恐怕这一刹那的享受也不能说是现实的。听到这凄凉的虫声，又将勾起我的万斛牢愁，自伤身世了。唉！天边的明月，湖上的清风，青的山，绿的水，你们是虽历数千百年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你们都是金刚不坏之身，逍遥自由地度你们悠久的岁月。无奈人们血肉之躯，有灵感的机体，欧阳子所谓‘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像我这样空度着逝水华年的宝贵光阴，一无所成，坐待老大，怎不能自叹自恨？”

他说到这里，草间的秋虫益发叫得响了，好似听了那少年的说话，深表同情，助他的叹息，因为它们的生命在秋风中也不过一刹那的时间就要过去的，哪得不竭力地鸣着呢？

在这个时候，烟月朦胧的湖上，远远地听得打桨的声音，有一只划子船很快地向这里摇来，一会儿已在岸边靠住。那少年见了，且立在树的阴面向船上看来，先听得有温柔的笑语声，接着便有两个女子从舟中走向这平台，革履叽咯的声音，两人已走到月光里。那少年瞧得亲切，见她们都不过在十七八岁年华，头上都是烫着头发。一个身穿一件青地银点的软绸旗袍，身上满是一点一点的小银圆，被月光映着，一亮一閃的，好似有千百个小圆圈在她的身上。袖子只有几寸长，露出了一双雪藕也似的粉臂，和她的同伴紧握着手。那一个身上穿的一件红色的绸旗袍，触目生嫌。月光照在她们的脸庞上，都是纤细的蛾眉，流利的美目，红红的颊，薄薄的唇，更见得一样妍丽。不知谁家娇娃，月夜游湖到此，倒也是雅人清兴呢！

少年一声不响地在树下静窥着，她们起初好像并不觉得别有人在此赏月，所以嘻嘻哈哈地跳跟着，又好似童心未除的女孩子一般。一个红衣的仰头指着天空的明月道：

“前几天只是下雨，我们只好在校中闷读书，今晚秋月这样皎洁，还是第一次呢！若不是我约你出来游湖，哪得赏此美景？方才我们在三

潭印月也遇见许多游人，可见得人家都有兴致呢！”

那青衣的说道：

“谢谢你。”

遂曼声唱起几句《月明之夜》的歌词来，声音清脆得很，如出谷雏莺一般，非常好听。那红衣的女子笑道：

“此间无人，我们舞一会儿吧！”

两人遂翩翩跚跚地舞起来。渐渐舞到柳树近处，那青衣的偶然回过头来，瞧见了那少年，好似石像一般地立在树后，不觉吃了一惊，连忙放下手来，忍不住对那红衣的笑道：

“你说这里无人，那边不是一个好好的人吗？”

红衣的跟手向树边瞧了一瞧，微微一笑，遂挽着青衣的手臂走到前面去了，走的时候低低地耳语着，不知说什么话。此时少年也只得将身子走着，又立在一处望着湖，一会儿革履声响，那两人又走回来。红衣的且行且说道：

“我们摇进西泠桥去，到孤山去一游吧！这里太静寂了。”

红衣的答应一个好字，于是二人走下小艇，面对面地坐着，舟子将桨划开银色的水，水声汨汨地向西泠桥划去。“V”样的纹痕，像一把银色的剪斜曳着，剪碎了一片银光的水面。终于人舟俱杳，秋虫唧唧地兀自悲鸣着。

那少年沉静的心恰被那方才的一幕所打动，也像湖水一般地被剪开了。明月清波，小舟美人，多么勾人的诗思啊！他在水边徘徊了一番，有一点儿萤火飞来，飞得很低，在柳条上一碰便不见了。寒露滴在襟上，草地里的秋虫依旧唧唧地叫着，又觉得十分凄清，再也立不住了，遂叹了一声，慢慢地走出平湖秋月来。对面一条路可以走到孤山去的，但他却并不想去，正欲沿着原来的路走回去，忽听迎面来了一阵歌声，有胡琴拍板和着。在那秋风里听去，歌声虽然清婉，而总带些凄凉。他听得出这是卖歌的来了，因为每当夏日，夕阳西坠、晚风微吹的时候，街坊上常有这些卖歌的人，二三人为一组，拉着胡琴，唱着各种时调小曲，走东到西。有些人家在乘凉的当儿，没法消遣，遂唤那些卖歌的人给他们唱歌以为乐，每唱一支，所费至多一角小洋，价廉的五六个铜元

也够了。那些卖歌的人大半是妇女，懂得十数支流行的歌曲，只要背得滚瓜烂熟就行了，这种可怜的生计也是小家妇女不得已而做的。也有些落伍的坤伶、老去的名妓，无路可走而出来卖唱，那么她们兼擅京剧，有个小折子，将她能唱的戏曲写在上面，任凭人家点唱的，不过这种生计只盛于夏天的晚上。一到秋风起时，便少人顾问，虽然走在街头，唱破了喉咙，往往也不得一饱了。

那少年听了歌声，便立定在道边等候，不多时，歌声由远而近，她们已到了自己面前。月光下，瞧见一个十六七岁小姑娘，穿着一件白纱旗袍，衣襟上已有一个补洞，足上倒也穿着一双肉色的丝袜，黑纱的鞋子，手里拍着檀板，口里唱着《四季相思》的曲调，背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瞎了一只眼，驼着背，手里拉着胡琴，两个人一拉一唱地徐徐走着。见了那少年，小姑娘便立定了身子，向少年问道：

“先生可要我唱支歌？”

少年微笑着不答。老妇也凑过来说道：

“先生，你就点一支吧！我家阿梅的小调唱得很好听的。”

少年依旧不答。老妇又带着一种恳求的情态说道：

“先生，你就点一支试试可好？我们走了许多路，唱不到几支曲子呢！我们的价并不贵的，凭你先生高兴赏赐，绝不争多少的。”

那小姑娘也掠着头发说道：

“你就听一支吧！”

少年被她们缠住，又瞧着二人可怜的神气，遂道：

“也罢，你们到平湖秋月里面去，我来点几支听听也好。”

老妇与那小姑娘听了，面上方才有一些喜色，遂跟着那少年一直走到里面的平台上，就是方才少年独自赏月的地方。少年仍立在柳树下，老妇便问少年要听什么曲子，少年道：

“你们会唱什么就唱什么，只要拣好听的唱出来，省得我点。”

老妇就对小姑娘说道：

“你就唱一支《湘江郎》。”

胡琴和拍板一响，那小姑娘便曼声唱将起来，果然很是好听。《湘江郎》唱完，那姑娘接着又唱一支《哭沉香》，声调却又很凄楚，动人

哀思。老妇道：

“你不要唱悲哀的曲调，惹人不欢，你可唱一支《十二月花名》，很好听的。”

小姑娘答应了一声，又唱将起来。唱完了，少年却说道：

“这个却并无十分意思，我倒喜欢听悲哀的曲调，眼里洒些眼泪，心头倒反觉畅快的，你把悲哀的尽管唱出来。”

小姑娘道：

“先生是个斯文人，自然爱听上等些的歌曲。既是喜欢听悲哀的，待我再唱一支《妾薄命》吧！”

少年道好，于是小姑娘将檀板一拍，又唱着道：

灯光不到明，宠极心还变。

只此双蛾眉，依得几回盼。

看多自成故，未必真衰老。

譬彼自开花，不若初生草。

少年听了，不觉大奇，便走过去向小姑娘问道：

“这是古人袁宏道所做的《妾薄命》诗，你怎么能够懂得唱此呢？你们大概唱的都是民间流行的世俗之曲，哪得有此雅句悲调？”

小姑娘答道：

“先生说得不错，这种歌我们也难得唱的。因为我家东邻有一老先生，是个饱学的宿儒，他听了我的唱，说我所有的曲子太俗，他遂编了几支歌，叫我读熟了歌唱。文意十分艰深，我只能背字，他老先生虽然讲解给我听，我只能懂其大意。今晚遇见先生说喜欢听悲哀而文雅的曲调，所以我就唱给你听了。我听老先生又说什么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般人绝不会领悟的，果然外边听唱的人都不要听的，也不过唱得二三回。今晚先生却能懂得出处，先生的学问当然是很好的了。”

少年道：

“原来如此，那老先生也是难能可贵的，你能再唱一曲吗？”

小姑娘点点头叫老妇拉起胡琴，再唱一支《相思怨》道：